

文化補充讀物

战斗在黄河铁桥上的 英雄们



河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写为架接人間長虹，恢复南北交通而战斗在黄河鉄桥上的英雄們，如何战胜天險，在最短的时间內，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的模范事迹。



文化 补充 读物

戰鬥在黃河鐵橋上的英雄們

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地方國營洛陽印刷廠印刷 河南省新華書店發行

豫总書号：1684

787×1092 耗 $\frac{1}{32}$ · $\frac{11}{16}$ 印張 · 15,000字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87册

統一書号：T7105·289

定价：（5）0.05元

目 录

周总理深夜在黄河大桥工地	(1)
战斗在黄河铁桥桥上的英雄们	(5)
抢架黄河浮桥的英雄	(10)
英雄们战胜了黄河天险	(14)

周总理深夜在黄河大桥工地

河南日报記者 金声 江 涛

七月十八日下午，一架銀灰色的飞机，沿着黄河飞来。黄河大堤上的百万防汛大軍，仰望着这架飞机从头顶掠过。誰也沒有想到，在这紧张战斗的日子里，我們敬爱的周总理来了。他同千百万人民一道战胜这两万一千秒公方流量特大洪峰。

专机在邙山头上空盘旋了两周。总理在飞机上，俯瞰被洪峰冲断的黄河大桥。

多雨的七月，夜晚，窪地水潭里送来了蛤蟆哇哇的声音，室外空气显得格外的清新和凉爽。十点多鐘，当人們走进自己臥室的时候，操劳了一天的周总理，却精神奕奕地登上列車，前往黄河大桥。

列車餐厅里，周总理开始和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同志，書記处書記楊蔚屏、赵文甫同志，还有：铁道部副部长余光生同志，郑州铁路管理局赵聪局长，长江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菊潜等人，商討搶修黄河大桥的問題。

十一点半鐘，周总理在吳芝圃同志陪同下，从黄河南岸車站，徒步走进了黄河大桥工程处的大院里。

“周总理来了！”兴奋人心的消息，象閃电一样，立刻传遍了全院。已經苦战了两晝夜，同洪水搶夺修建新桥器材的人們，这时候个个精神焕发，脸上流露出无比快慰。这难忘的会見給人們带来了莫大的热力。

总理在明亮的院子里，和迎上来的人一一握手，同六十七

岁的老工程师刘鴻鈞握手的时候，有人向总理介绍刘工程师和黄河大桥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刘鴻鈞工程师向总理讲述修建新黄河大桥辛酸的历史：一九一九年北洋军阀段其瑞执政的时候，伪京汉铁路局长丁士源，曾召集许多国家资本家投标，骗走了人民血汗；一九二九年反动头子孙科任交通部长，请美国工程师设计新桥，花了钱，桥没踪影；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又请美国马力生公司设计新桥，结果又骗走了十万美元。

总理听到了修建新桥的事，问刘鴻鈞工程师：

“任何桥梁会不会永远不坏？法国巴黎的铁塔会不会几万年都不倒？”

“要倒的！”

总理引用刘鴻鈞工程师的回答，向大家解释自然界事物发展的规律。世界上没有永远不死亡的东西。

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多，比逢年过节还要热闹。工人们象接受检阅那样，列队进入会场。总理看到大家，就打招呼：“同志们，到前边来！睡觉了没有？”总理称赞工人同志们说：“你们都是水上英雄！”

当总理知道这些职工是从长江大桥来的时候，又和蔼地说：

“搞完长江，搞黄河；搞完黄河，还要再搞长江！三峡将是世界上第一个大水库！”

总理说了修建长江三峡水库的事情后，紧接着问职工同志们“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几百名职工一齐有力地回答总理。话音中充满着无限信心。

郑州铁路管理局局长赵聪同志宣布会议开始了。他说·

“今天晚上开个現場會議，也是‘諸葛亮’會議，大家有什么妙計都獻出來，爭取一分一秒鐘提前修復大橋。”

“請大家發表意見？”總理說。

接着，第一個挺身站起來發言的是黃河大橋工程處二隊的主任工程師肖傳仁同志。總理幽默地向大家說：“新橋沒修好，還得叫你們修舊的！”大家一齊笑了。肖傳仁壓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說：“我們熱烈歡迎總理！”可是我們的總理却在催他：“開門見山！”接着肖工程師講了搶修大橋的方案，他說：“我們有信心儘快地修復大橋！”肖傳仁工程師一講完，總理对大家又說：“你們是修建長江大橋的，有經驗，看看行不行？”

第三裝吊工班老工人童建友站起來說話的時候，周總理走到前面同他握了握手，童建友激動地說：“我們第三裝吊工班的工人，都知道大橋早一個鐘頭修好意義很大，堅決完成任務。”接着機電隊副隊長彭海波說：“今天我們工人看到大橋沖斷，大家就開了一個會，保證機電工作跑在施工前面，散會後馬上就開始行動，決不浪費一分一秒時間！”當第三裝吊班青年突擊小組組長潘斗丙代表全體突擊組員向總理提出保證的時候，總理說：“年青人很多！”接着，鉚工班、電力工班、建築工班、護橋工人、科室幹部、醫務人員和支援建橋的民工們，二十餘人，紛紛站起來向總理保證：要日夜苦戰，爭取提前一分一秒把大橋修通。總理拿着一個小筆記本，依然精神奕奕地依在桌旁，不斷地做筆記。有時候，一次站起四、五個人要求發言，總理就讓最先站起來的先發言。會場上生龍活虎，充滿着早日修復大橋的豪壯氣概。發言還沒有結束，雨點啪啦啪啦下了起來。有一個同志給總理撐起雨傘，總理拒絕了，他對着大家說：“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樣在雨下。”工人們本來都帶着安全帽和雨衣，準備在散會之後立刻投入戰鬥，但是大

家看到总理穿的浅蓝色短袖汗衫已經淋透了，也就沒有一個人穿上雨衣，那些整天习惯戴安全帽的人，这时候不約而同地一个一个从头上摘下，好象是要在暴风雨面前来一个大示威似的。

周总理在雨地里同大家講話，他說：“修桥依靠大家。現在全国大跃进，粮食夏季一下子增加几百亿斤，鋼一年增加几百万吨，粮食、鋼鉄、机械是三个‘元帅’，光有‘元帅’还不行，还要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电力，一个是鉄路。你們劲头很大，要同暴风雨和洪水斗争，象革命战争胜利那样，工农兵一齐干，尽快修复大桥，我代表党中央謝謝你們！”这时候雨下得更大了，周总理冒雨再次号召修桥职工与风雨斗争，并且頗有风趣地说：“現在就是小考驗。”

周总理回到列車，已經是深夜两点了。

在餐車上，总理同坐在对面的王化云同志談根治和綜合利用黄河的問題。

列車在郑州車站已經停留一会了。可是我們敬愛的总理，还一直坐在車上，聚精会神地听取根治黄河，改造大自然的彙报。这时已是深夜三点鐘。郑州市繁鬧一天的大街，十分宁靜。人們早已进入了甜蜜的夢乡。

（“河南日报”1958年8月3日）

战斗在黄河铁桥的英雄们

新华社记者集体采写

特大洪峰

七月十七日夜里，黄河里两万一千秒公方的洪流——它是一九三三年以来的最大洪水，卷走了黄河大桥的十一号桥墩和六十多公尺长的一段钢梁。和这个桥墩并列的一根电线杆，被几丈高的巨浪打得翻了几个跟头以后漂走了，联系南北两岸的电话线断了，由南岸向北岸送电的三根高压线被扭成了一股绳。顿时，京广铁路的南北交通断了，黄河两岸的电话不灵了，大桥北岸变得一片漆黑。

这座铁桥已经超过保险期三十八年，它的基础入土深度只有十六公尺。解放前，在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时期它曾被炸毁两次，一九三三年的特大洪水又动摇了它的基础。解放后虽然经过几次加固，但是它的老毛病并未根除。

当铁桥被冲断了的时候，驻守在这里的每个铁路职工都懂得：如果一天不修通，就有几十次列车无法从这里通过，南北的物资运输就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当东方刚发亮的时候，几乎所有在这里的机电工人都来到了桥头。

在高压线上

但是面对着滚滚黄河怎么办呢？派人驾船过河架设临时输电线吗？那骇人的巨浪和湍急的洪流，即使最有经验的艄公也

难渡过；要北岸到新乡市借电吗？那要架設几十公里长的輸电綫，時間来不及。有二十多年正齡的机电工人出身的技術員王积昆，在桥上拿着望远鏡端詳了很久，他覺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冒险沿着高压綫爬过去，把中間纏在一起的电綫抖开。这办法虽然有生命危險，但是却来的最快、最省。他又仔細衡量了所有工人，覺得不論讓誰去，都放心不下，就毅然決定自己去。他不顧許多工人的劝阻，找了两根保險帶，攀登到了高压电綫上。

这天順河风吹得分外厉害，少了一根电綫杆支撐的高压綫，松弛地下垂着，被风吹得来回乱晃。像壁虎一样貼在高压綫上的王积昆，开始是一双脚踏在下面的一根电綫上，双手揪住上面的那根，一寸寸地向前挪动；但是越往中間走，电綫纏得越紧，他只好把手脚都盘在电綫上，緊貼着电綫向前爬行。順河风不时把他吹得在电綫上滴溜溜乱轉，站在桥上的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眼看就要爬到正当中了，可是，他的头晕了，力气也差不多用完了，襯衣被汗水浸得紧沾在身上，似乎每向前挪动一分都要用尽全身的精力。但是，当他想起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力量又大了，终于鼓足劲爬到了正中，繼續把电綫分开。共青团員张长新在北岸看到王积昆的困难处境，便毅然地帶着安全帶从电綫上滑过来，帮助他解开了最后一个疙瘩。南北两岸修复大桥的准备工作的大門就这样被打开了。

打第一根樁

在洪水季节，要在黄河上进行桥梁基础工程的施工，是过去人們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可是英雄的人民却同凶暴的黄河洪水展开了惡斗。記者曾經亲眼看到开始打第一根桩时的紧张情景，那是七月二十四日夜里，雪亮的电灯把大桥照耀得如同白

查，在充当脚手架的悬臂梁上，集結着一支干練的施工队伍，吊鋼軌桩的高大起重機不斷地伸展它的臂膀。參加過黃河鐵橋多次搶修工程、外號叫“鐵橋通”的鄭州鐵路管理局第四工程隊隊長楚群年，這天雖然不當班，但是他也領着幾個老工人來到了施工場地。距預定的施工時刻只有幾分鐘了，工程師和工人們對施工准备工作做了最後一次的檢查。楚群年舉目四顧，發現旁邊的一只護船位置不正，這樣會無法準確地拉綫校正橋桩。他一面在橋上嘶喊，一邊打着手勢，要船工把船的位置移正，但河水的吼聲淹沒了他的呼喚，喉嚨都嘶啞了，船工一點也沒有聽見。時間是那樣的寶貴，他來不及作更多的思考，一眼看到橋上的一根繩，便揪住一縱身從十幾公尺高的橋上跳到正在激流中動蕩着的木船上。他的這個冒險行動，使橋上的人看了個個毛骨悚然。在他的指點下，護船很快擺好了位置，拉好校正橋桩綫，於是，第一根橋桩便順利地在激流中下沉了。

變換無常的激流

在整個基礎工程施工期間，黃河激流的沖擊方向變換無常。二十七日夜間，黃河水驟漲了，突然，激流從北面轉向南岸正在施工的橋墩。正在當班的第四工程隊，剛把一根橋桩插入河床，幾尺高的巨浪猛擊着幾噸重的橋桩，把系在護船上的一根直徑十九厘米的鋼絲校桩繩沖斷了，橋桩在急劇地擺動，使充當脚手架的懸臂梁受到了威脅。這時，工人們機警地把橋桩吊起，木工班立即上前修好被破壞了的一部分木架。

隔了一天，水的激流又轉向北岸了。由十幾只船聯結起來用以穩定水面和校正橋桩的護橋，從第十八號船被水沖開，只剩下一根元木和繩子相結，牽動整個護橋都在激流里擺動。當時護橋的北端有四、五百人正在投片石，加固老橋基礎，如果不

把那根元木和繩子砍斷，整個護橋都要被一齊沖垮，大橋的修復工程便要受到很大影響。但是，把十八號船的繩子砍斷了，這只脫纜的船在激流的沖擊下，會使砍繩的人有翻身落水的危險。在這千鈞一發之際，誰去執行這個任務呢？中共黃河鐵橋總支書記朱國寶號召共產黨員上去執行，李增祥、韓文獻等四人響應號召，顧不得自己的生命危險，毫不猶豫地拿起工具，跑了上去，砍斷了元木和繩子。可是四個人卻同時落水了，當時有三人翻身爬上了船，李增祥順着洪流漂流了四十多里，直到花園口才上岸來。斷在河上的那節護橋上面還有兩百多人，只有一個獨木板能通到鐵橋的第二層橋，一次只能走一個人。本來走在前頭的是共產黨員楊景山和孟清臣，他們已經踏上了鐵橋，但是他們一想，在護橋上的二百多人如果沒人領導，都爭着向前擁，便會發生很大危險。於是，他們又返回護橋，提出讓別人先走，共產黨員在最後，有秩序地撤走，結果全部脫險。他們這種英雄行為，使大家都很有感動。

捍衛住老橋的基礎

在工人們同洪水搏鬥的同時，還有數以千計的路工、學生和幹部夜以繼日地維護着老橋。因為凶猛的洪水仍然在繼續沖擊着其餘的橋墩，如果再稍有疏忽，施工就得停止。為了捍衛老橋的基礎，人們在酷熱的太陽下，有的趕着編織裝片石的鐵絲籠，有的在橋上向水里投片石，有的戴着救生圈，在水里打撈撞擊橋墩的樹木和雜物。有一位七十多歲老人在炎熱的日光下，汗流滿面地工作着。他是已經退休了的老工人余寶亭。這位鬚髮皆白的老英雄，在這個老大橋上整整工作了五十年。他說，這座橋的每個橋腿他都摸遍了，解放以前，他的一條大腿幾乎在這座橋上被壓斷，在修橋中又壓傷了三個手指頭。這次

他听到鉄桥被冲毁的消息后，立即跑来要求在大桥的修复工程中尽一点力量。搶修鉄桥指揮部的負責人耐心地劝他回家休息，他急的恼怒起来，没办法，分配他到这个編織鉄絲籠的場地。在这里，这个老人一面自己編，一面耐心地教那些生手，自己的手磨破了都不肯休息。

在指揮部里

在这前方后方都万分紧张的日子里，要想在大桥搶修指揮部里找到一个指揮員是很不容易的。不論在风里雨里，还是在火热的太阳下，不分白天黑夜，他們都分守在工作最艰难的地方。要想和他們安靜地坐下来談几句话是很困难的。在这里，只想談一下在一次战地指揮會議上所观察到的片断。这次會議是針對前一天晚上在南岸施工中发生的事故，研究如何保証打桩工作更快更好进行。會議地址在大桥的第二十七号桥廂里。在这里，記者看到了鉄道部副部长余光生，他自从着手进行修复准备工作时起就来到了这里，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在暴风雨中和工人們一道在工地上淋了好久。他的两眼里有着一縷縷的血絲，看样子已經有好多天沒有好好睡覺了。坐在他旁边的原武汉大桥工程局总工程师汪菊潛，裸露着的两只肩膀被連日来的烈日晒的黑得发光。大桥工程局副总工程师李芬，穿的白襯衣，上面沾滿了黃色的泥漿，大概足有七、八天沒有換衣服了。快要开会了，郑州鉄路局的一位負責人在門口出現了。他的那副长滿了差不多有半寸长的花白胡鬚的面孔，使大家都惊异了，呆望了一分鐘，才有一个人說：“原来是你呀！滿脸的胡子，竟使人認不出来了。”其实，他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大家一比，还是南岸的战地指揮、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楊在田的胡子夺得了“冠軍”。

亲爱的朋友们！讓我們記住这些战胜了黄河洪水、為我們鋪平了旅行的道路的英雄們吧！他們用双手創造了桥梁建筑史上的奇迹：自从开始打桩的那天起，到把大桥修复通車，只用了八天多的時間。而在一九三三年，黄河的洪水仅把十号桥墩移动了四公寸，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停車整整修理了十七天。

（“工人日报”1953年8月10日）

搶架黄河浮桥的英雄

河南日报記者 江 濤

世界上沒有任何东西，比人民战士的意志还强，也沒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住英雄的人民战士前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某部，在黄河的汛期和黄河的艰险地段，战胜了波涛汹涌的激流，架起了举世罕見的黄河大浮桥，正是人民军队这种坚强意志的写照。

英雄的形象

黄河特大洪峰退去后，大桥南部留下了又寬又长夹杂着野草的烂泥滩，还有似流非流的水潭、支流，很象当年紅軍长征走过的草地。这一晃黄浆乱翻的沼泽地，挡住了現代化装备的机动车辆前进，但是，沒有挡住英雄工兵的脚步。战士们一到滩头陣地，就冒着摄氏三十八度酷暑天烈日的暴晒，与配合作战的农民兄弟一起，将千万根枕木和鋼軌，抬向泥滩，迅速鋪成供車輛往来的长长的棧道。

在战斗的日日夜夜里，我們看到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他們忘記一切，不分班次的从一个夜晚战斗到另一个夜

好象一个个都是永远不知道疲倦的铁汉，七月二十四日午。克服岸滩障碍的连队，快要将棧道逼近主流的时候，忽然瓢泼大雨下了起来，淋得战士連眼睛都睜不开。而且順河来的东北风也越刮越紧，战士们冷得直打哆嗦。在这狂风暴雨的时刻，一連长所如明，用他哑了的嗓音，用力向战士们呼喊：

“同志们！誰是英雄，誰是好汉，跟黄河比比看，我们一定要与時間赛跑，战胜暴风雨！”連长的話还没有落音，战士们如猛虎般地跑过去搶抬三百多公斤重的鋼質桥桁，一边呼喊着：一二三……一二三……，一边在泥沼里抬着飞快地奔跑，平时人們空手在泥潭里走也会滑倒的，可是，战士们跑步前进却没有一个人滑倒。瓢泼的雨水順身直流，可是战士们心窩里却在冒汗。飞溅的泥浆，把軍官和战士们从头頂到脚跟黄呼呼的塗了一层，个个活象“泥菩薩”。暴雨轉緩后，有几个战士站在电灯下稍停，走过来的副教导員賈巨海同志，一瞧大家的模样，見景生情，打趣地說：

“瞧！你們这个样子，好画家也画不出来”。

“为什么？”几个战士齐声問。

“鼻子和咀巴不分，相当的难画！”

“劳动人民的臉，非常好看，非常好画！”几个战士用自豪的語气，調皮地回答。紧接着大家一齐乐得笑了起来。其实，連长、教导員甚至連团长也包括在內，都一模一样，要不是他們指揮大家进行战斗的話，凭你天大的才能，也难辨别出誰是軍官，誰是士兵。

在克服岸滩障碍中，我們还看到这样一位战士。他叫张均可，同另一位战士抬着三百多斤重的枕木，正在通过一个烂泥坑的时候，被滑倒了。他刚刚爬起来，一股脓血順着他的背流了下来，人們只認为他跌伤了，去看他的伤处，这才发现他脊

背上生了一个大的脓疮。在驻地出发以前，这个疮就发作了，疼得厉害，但是他为了参加抢救黄河浮桥的战斗，却没有跟别人讲，来到这里又和别人一样投入战斗。脓疮破了，上级劝他休息，他不肯，仍然坚持工作着。

力争上游

时间，不是按时更不是按天计算的，而是一分一秒计算的。

抢救浮桥的英雄们，等不到岸滩上的障碍排除，就选择了距架桥地点二十来里，河水紧靠大堤的一个地方，作为正式架桥前的一个基地。因为这个地方，能够将大批的汽艇、架桥用的舟和器材，很快地投入水面。然后就地结构成门桥，由汽艇牵引到上游架桥，以便与两边岸滩处理同时并进，赢得一分一秒力争尽快通车。

但是，性格暴躁的黄河水，偏偏与英雄们作对。每秒五公尺甚至七公尺的特大流速，使曾经在其他河流上往来飞驰的汽艇，逆水行驶显得迟缓无力。一会儿，上游漂浮下来的草根和杂草，缠上了汽艇的螺旋桨，发动机加不上油了。一会儿，黄河特大的泥沙，堵塞了发动机的冷却系统，于是汽艇因高热而发生“灭火”，常常被激流推到下游很远的地方。汽艇牵引不动门桥，这给战士们增加了原来没有想到困难，可是这并没有吓倒我们的钢铁战士，战士们用自己的双手和肩膀，在齐腰深的水和泥浆里，走一步拔一步的把大批门桥向上游的架桥线拉去。

在开始拉门桥的时候，某连队的指导员王连有，带头跳下水去。他对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要力争上游，争取把门桥第一个拉上去！”战士们就跟着一齐跳下水去。大家的汗珠落在黄澄澄的水里。忽然河道里送来了一阵凉风，指导员王连有灵

机一动，用席子做了个帆蓬，这样，人拉风推，使他从最后一个門桥，终于赶到了最前边，当了开路先锋。这时候无綫电话也設在他們的門桥上。战士把充当开路先锋，看成是一件光荣的任务，他們一边唱着：“社会主义好”，一边在深深的泥水里挪动着脚步。拉了两公里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深深的河套，于是他們就把越过河套的办法，在电话上告訴后边的部队。天晚的时候，王連有同志担心夜間在变化无常的河水里行走，会发生意外的事故，于是他們就順着岸边走，可是走不多一会，听到河水嘩嘩的响声，水冲击着岸滩，不到三分鐘，岸滩就被冲刷去十多公尺。王連有又机智地帶領着战士，繞过了这一段险要的地段。到第二天上午，他們终于把第一个門桥拉到了架桥地点。指导員王連有在拉門桥当中，既是指揮員，又是战斗員和偵察員。他們到达目的地后，馬上又去帮助后边的战士。

战士們在向上游拉門桥的日夜里，也曾經来过狂风暴雨，忍受过干渴和飢餓，但是，战士忠实于人民的高尚品質，使他們藐視了这些艰难困苦。有时太累了，他們就地稍加休息，可是一当有人喊“拉！”的时候，他們又生龙活虎一般的向前拉去。省直和郑州市許多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和駐軍，也聞訊赶到黄河滩上支援他們。英勇的战士终于贏得了上游。

战勝激流

开始执行架桥任务的时候，一队一队的战士，迎着洪水把門桥連接在桥軸綫上，把鉄錨放下。可是当两岸逼近最激流的河心时，难题又发生了。用汽艇和船只把浮桥的鉄錨投下去，就被滾来滾去的激流冲掉了，于是門桥就象脫韁的馬一样，或者是移动位置，或者是被激流冲到很远的地方去。

投錨，在任何一条河流上都不成問題，可是在黄河上却成

了一个最大难题，但是人民的军队，时刻牢记毛主席所教导的群众路线，因此，他们凭借着群众的无穷的力量和智慧，来迎击大自然带来的困难。

一天下午，抢修黄河大浮桥的副指挥廖述云将军，在岸滩上访问了黄河上的老艄公，并且探得了黄河上投锚的“秘密”，创造性地运用石籠锚和铁锚相结合的办法，终于把一个个门桥牢牢地稳固在黄河的激流中。这个期间，汽艇的驾驶员们，从“诸葛亮”会上，摸到了在黄河汛期驾驶汽艇的经验，并且很快地传播全军，那些原来无能为力的汽艇，在黄河激流中终于活跃起来。班长潘陈香在战胜激流中，一个人挑送着两个各重七十多公斤的大铁锚快跑。某部三连四排担负两个门桥，第一个门桥，他们用了十分钟連結上，赶到第二个门桥提高到两分十七秒钟就完成了。所向无敌的战士终于在十二日上午，战胜了黄河汛期的激流，架通了横跨黄河南北的黄河大浮桥。

十二日下午，当第一个车队满载乘客从平稳的大浮桥上通过的时候，人们向冒着狂风暴雨克服艰难困苦的工程兵英雄们投下了感激的目光，因为被英雄们所征服的是一条世界上最难征服的大河。

（“河南日报”1958年8月20日）

英雄们战胜了黄河天险

河南日报记者

“不怕洪水浪翻涛，
不怕烈日似火烧！”